

单纯快乐波尔卡

□王春霞



样,也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它太活跃太欢快太热烈太奔放了,不够优雅端庄尊贵。举个例子:大家还记得1997年的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吗?穷小子杰克拿着打牌赢来的三等舱船票登上了泰坦尼克号,意外救下了想跳海的特等舱贵族小姐露丝,于是受邀参加了一场头等舱的晚宴。这场晚宴的背景音乐你一听就知道——如果你看过我上一篇文章的话——就是大名鼎鼎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但是这晚宴里充满了贵族阶级的礼仪规矩和矜持拿捏,所以杰克用小纸条邀请露丝去三等舱参加了一场“真正的party”,在那里,他们大喊大叫兴高采烈跳起的舞蹈,就有波尔卡。我搜了一下曲名,叫做《John Ryan's Polka》。头等舱的《蓝色多瑙河圆舞曲》是正规管弦乐队演奏,服务于新老权贵阶层;三等舱的波尔卡,是风笛和手风琴系列伴奏,属于底层百姓的自娱自乐,这里就有很明显的阶层划分了。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发生在1912年,距离波尔卡初登欧洲城市舞厅已经过去了70多年,编导们这样安排,肯定是做过考证的吧。

波尔卡曲风欢快幽默,题材也各种随心所欲,听上去就觉得很好玩儿,比如《闲聊波尔卡》《电闪雷鸣波尔卡》《叽叽喳喳波尔卡》《铁匠波尔卡》《微笑波尔卡》《无忧无虑波尔卡》等等,据说波尔卡到美国后被玩儿得更嗨,取名字就更自由,诸如《天堂没有啤酒波尔卡》《我家里已经有老婆了波尔卡》《喝一瓶啤酒究竟要打多少嗝波尔卡》以及《太肥波尔卡》等等,满满的市井生活气息。

听《闲聊波尔卡》,你能迅速想象出一群女人围在一起叽叽喳喳说话的场景,一会儿交头接耳指指点点,一会儿嘻嘻哈哈大声喧哗,感叹生活里那些幸福的小瞬间、抱怨家庭里那些幸福的小烦恼,人人都抢着说话,各种吐槽,齐声大笑……女人们扎堆儿聊得很嗨很快乐的时候基本都这样,聊天

儿的基调一定是轻松的、欢快的。

听《电闪雷鸣波尔卡》,你马上就能感觉到风雨欲来、雷电交加的紧张,能感受到人们互相叫着笑着跑着躲雨的急切和被雷电激发得兴奋;旋律一直是活泼欢跳的,连那些室内隔着门窗看雨的人,也在兴奋地大惊小怪着一个雷又一个雷、一道闪电又一道闪电,像孩子一样:快看啊!打雷啦!打闪啦!这雨下得好大啊!

听《铁匠波尔卡》,从第一声铁锤敲击铁砧的“叮——”起,就觉得铁匠是个幸福的职业,打铁是件快乐的事情。演出时铁锤铁砧的出场亮相让西装革履的严肃乐队也变得随和可亲起来,有些演出甚至故意在铁匠敲击铁砧的环节编排一些诙谐搞笑的插曲,就为大家一乐。

……

没错,波尔卡的曲风就是为了让大家快乐,它不负责承载深刻的思想和其他更复杂更厚重的情感,它就是快乐,单纯的快乐。你可以说这快乐是浅白的,是市井的,是生活化的,是普罗大众的,但是快乐这种情绪本身,有阶层的不同吗?我们是不是随时都在祝大家也在祝自己快乐?它确实是人人都能享受、都能领会的呀。所以,波尔卡一百多年流行不衰,跨越山河湖海传遍世界各地。

你说你不知道,你说你从没听过波尔卡吗?曾经大热的《甩葱歌》听过吧?那就是从芬兰的一首《Levan Polka》(伊娃波尔卡)改编来的。听一下,熟不熟?

你说你不喜欢太闹的乐曲,电闪雷鸣的,容易心跳不好,那推荐你听一首《单簧管波尔卡》吧,安静又欢快,听不腻的。

王春霞

自由撰稿人。

捻船

□李秋生

淀里的冰就要融化,冬天用的“拖床”已经拉上岸,开淀船就该下水了。

“五九六九沿河看柳”,透过柔嫩的柳枝看到淀边堤坡上六七十岁的老人们仨一群俩一伙围着一只只木船在收拾修整。我走到近前和几个收拾船的老人搭讪“这捻船的活儿,年轻人都不会干了。”“谁还干这个?机器船、摩托艇开着多畅快。人老了,船也破旧得快受不了。”其中一个说。

经过一年的风吹日晒,磕碰水浸,有的木船船板糟坏了,出现渗水漏水。把坏了的船板拆下来换上新的板材,用船钉固定好。然后是抹灰、捻麻、压灰、搓桐油。“捻麻”是用锤子击打平头凿子把麻油膏(也称麻板)填充到抹了灰的船板缝隙以加固连接和防漏。“捻麻”这个活儿在修理船的过程中是最关键和技术含量最高的工序,因此修理船通常又称为“捻船”。过去为了保证船“捻”的质量好,要雇请专业的“捻船”师傅来做。

白洋淀的人们把制作木船叫做“排船”。和“捻船”一样,用的木板一般选用槐木板材,因为槐木木性坚韧耐腐蚀且硬度适中。经过破料、断料,合理搭配先制作龙骨,再用板材填充。用“骑马钉、千斤坠、丁字钉、倒拉钉”等不同样式、规格的铁钉把板材勾连。之后的工序就和捻船相同。木船因制作工艺复杂,而且木料相对缺乏,不轻便耐用,多被铁船、玻璃钢船取代。现在只有“庄子上”的王家寨、马家寨等水村偶尔还能见到“排船”的。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父亲又拾起了他的老行当撑船去“庄子上”卖盆。木船对他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所以他特别注意对船的维护和保养。每年吃了初一饺子。初二,父亲就把梁窝一村的老船师傅李老捆请来给他收拾“四仓”船。老捆背一个专用木工箱子沿大堤走过来,箱子里装满了铰凿斧锯、规矩、墨斗等木工工具。父亲早已在堤上等着。两个人站在堤上,父亲介绍船的大概情况。老捆师傅点着一袋烟边抽边“哼哈”地应着。一袋烟抽完就开始下堤干活了。

老捆师傅四十来岁,短八字胡,下兜齿,不爱说笑,干起活来认真熟练,从不“耍奸蹭滑”。他清理船的槽板、板缝,丈量板材,破板补缺。父亲把白灰桐油在盆里混合成灰油膏备用。槽板换好,开始在缝里抹油膏。父亲又把丝麻、桐油、白灰混在一起放在堤坡的石块上,用斧子反复用力砸,直到把丝麻砸碎和灰油混合成较硬的板状。老捆师傅偏腿坐在船上,左手扶着平头凿子柄,右手拿锤子敲击凿子底部,把麻板打入缝隙。随着锤子一次次落下,发出“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叮叮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当,叮叮叮叮叮叮当”的声音。这声音就像一首优美的乐曲在堤边回荡。

船缝捻好了,老捆师傅把油膏放在托板上,用木棍把油膏抹在捻好的船缝和连接船板铁钉的凹槽里。到中午母亲已经做好了饭菜。父亲和老捆师傅喝上几两酒,吃了饭,拉会儿呱儿接着干活。

根据船损坏的程度需要师傅干两三天,师傅活就完成了。父亲给老捆结了账,他背着木工箱子去给已经约好的别人捻船。剩下的活由父亲自己来干。等船晾晒几天油膏凝固了。父亲就用布纤维团沾了桐油仔细地船体上来回擦三四遍,让桐油滋润到木板里,直到整个船体油光发亮。用苇箔将船盖上透风遮光。在船旁边走过就闻到一股桐油特有的芳香的味道。

过了几天,淀里的冰整个化开了。叫几个年轻人把船抬到水边,地上垫上苇子把,顺势一推船就漂在水面了。这时父亲的脸上充满了喜悦。他又准备撑船到“庄子上”卖盆了。

李秋生

任丘市作协会员。

小画书

□顾开河

脑海中突然冒出一句:我像一只出笼的鸟儿,展开翅膀向北飞去……同时浮现出一个圆脸蛋儿的小男孩儿,是的,这个人叫潘冬子。

上小学前后,我收藏了很多连环画,我们称作小画书,满满一箱子。有“文革”前的名著,有“文革”期间的阶级斗争故事,有战斗英雄事迹等等,这本《闪闪的红星》是其中之一。觉得这本书是个分水岭,此前的大多是素描线描,也就是毛笔白描,像《连环图画三国志》《梁山泊》等。任丘的夏连雨老师,创作连环画《马本斋》,就是这种画法。后来就热闹了,水墨、水粉、水彩甚至木刻、漫画,各种手法纷纷出现,电影截取几个镜头,也弄成小画书,记得有《奇袭白虎团》《苹果熟了的时候》等等。我不爱看此类的,从心里觉得不正宗。

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我刚上小

学一、二年级。父母都是教师,我识字较早,小画书里的文字,看着图画连猜带蒙明白个大概。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活动,有小画书看,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

《闪闪的红星》出版于1970年,作者李心田。写的是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故事,红军长征北上抗日,留下来的一个红军后代潘冬子,和恶霸胡汉三艰苦斗争,逐渐成长为一名解放军战士。这本书后来拍成电影,电影插曲影响至今,分别是《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映山红》,看到这些名字,你是不是记起了某个旋律?“小小竹排江中游——红星闪闪放光彩——夜半三更哟盼天明……”这几首歌曲,我都在课堂上学过。

我像一只出笼的鸟儿,展开翅膀向北飞去……潘冬子从米店逃出来后,看到山爬山,遇到河过河,一直向

北走啊走啊。他不甘欺辱,和一个地主老财打了起来,因年纪太小,被打昏扔到野外。一个大伯救了他,大伯的儿子也是红军。潘冬子养好伤继续北上,终于找到部队,成长为一名革命军人,打死了恶霸胡汉三,替被烧死的妈妈报了仇,也找到了自己的父亲。

真是老了,原来的事儿记得清,现在的事儿忘得快。一句儿时从小画书上看到的话,记忆犹新。我不知道自己该为留住童年的记忆庆幸,还是为现在的提笔忘字悲哀。

顾开河

河北省作协会员,任丘市作协主席。在国内各级报刊发表小说、纪实文学60余万字。出版有作品集《追捕杀手》。